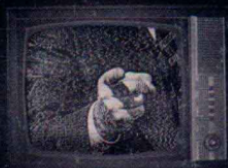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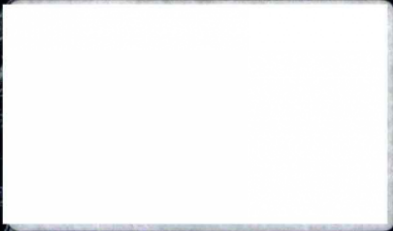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著



在過去的十年中，兩個中國故事在同時發生。在國際舞臺上，它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新帝國，而在國內，是一個重新國家化的過程。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所帶來的短暫自由，再度被國權力所吞噬。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



「在這個無知與健忘的土地，教訓從未被記取」，法國哲學家珍·法蘭可斯雷蒙曾沈痛的感慨人們是如此輕易的屈服於權力的誘惑。

而今天的中國也很可能會踏上歷史的覆轍。只是這一次，極權者沒有強大的意識形態狂熱，不再赤裸裸地使用暴力，它更加難以捉摸。激烈的民族情緒、炫目的物質崇拜為權力貼上甜蜜的糖衣。娛樂明星高歌祖國的榮光，藝術家與知識份子汲汲為國王編織美麗的新衣，他們為中國創造了軟實力的神話。國家重新變得誘人，不是因為它的內在價值，而是它的訂單、它的購買力、它能與各國列強平起平坐的光環。

這是一種更富迷惑性的極權體制，監獄的鐵欄杆套上柔軟的天鵝絨，但它仍是監獄。它也需要新一代人尋找出新的反抗方式。

前中國時報社長
王健壯
中研院人社中心
副研究員

陳宜中

新新聞雜誌社
副總編輯

張鐵志

旺報主筆

楊偉中



SINO
www.sinobooks.com.tw

ISBN 978-986-86467-3-5 NTD 28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極權的誘惑 / 許知遠作 臺北縣新店市：八旗
文化出版：遠足文化發行，2010.12

面； 公分

ISBN 978-986-86467-3-5 (平裝)

1. 中國研究 2. 極權政治

574.1

99022983

極權的誘惑

作者	許知遠
總編輯	李延賀
編輯	王家軒
企畫	邱秀珊
校對	李延賀、王家軒
美術設計	陳威伸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八旗文化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31 臺北縣新店市中正路 506 號 4 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2218-1142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電子郵件	service@sinobooks.com.tw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0 年 12 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 280 元

有著作權，侵犯必究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ISBN 978-986-86467-3-5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THE TOTALITARIAN TEMPTATION

極權的誘惑

許知遠——著

給子陶

目錄

自序：歷史的陷阱？

006

1 未來的魅力

011

2 他者的想像

029

3 可疑的懷舊

049

4 陰謀與恐慌

063

5 獨特性的誘惑

083

6 從中國特色到中國模式

099

7 文化的缺席

119

8 梅鐸與 GOOGLE

149



9 從劉賓雁到胡舒立

177

10 孤獨的反抗者

211

11 我們這一代

239

自序：歷史的陷阱？

1

一八七九年，王之春奉南洋大臣沈葆楨之命到日本考察。在旅途上，他這樣寫道：「我朝威靈震，一道同風，受萬國之共球，萃塗山之玉帛，聘文之使聯翩而賦皇華者幾於無遠弗屆焉。蓋中天運會所開，初非秦皇漢武徒逞遠略者所可同年語也。」

王之春的感受是士人階層、官僚系統的普遍情緒。不到二十年前，人們普遍認定清王朝即將崩潰。英法聯軍燒掉了圓明園，皇帝在承德駕崩，留下兩位年輕的太后輔佐一位幼兒天子。太平天國牢牢佔據了南中國，並發動了一場差點奪取了北京的北伐。但如今，內亂早已蕩平，總理衙門穩妥的處理著與外來者的關係，新一代地方領導者的表現令人讚歎——他們恢復了江南的生產，鎮壓了西北的分裂力量，還開始了一場洋務運動。帝國似乎再次恢復了平穩，士大夫開始匆匆為它貼上了「同治中興」的標籤，相信這個時代堪與周宣王、漢光武帝與唐肅宗的時代相比，它們都戰勝或至少終止了衰落的趨勢。

一些西方觀察者們則發現這個古老國家甚至還產生了一種新的趨向的兆頭：探究在以前會被認為不屑一顧的事情的原由」。他們也相信，只要順著目前的方向，「這個國家地大物博、人民勤勞節儉，只要政府強大，既有力量的制止內亂，又能維持和平，就會成為一個繁榮強大的國家」。

王之春口中的「中天運會」沒能持續多久，僅僅十五年後，中日戰爭把美夢驚醒了。過去幾年中，你從中國的官方媒體中、公共情緒裡，一定也聽到了王之春式的自得。「改革開放三十年的偉大成就」、「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千年盛世」，或是西人創造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這些言辭是否像是另一次「同治中興」？

鄧小平的改革是從一場危機中開始的。在一場令世界歷史黯然失色的「自我毀滅」之後，鄧小平領導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正常年代。他重建了與世界的聯繫、給予個人更大的自由、國家從社會生活中逐漸退出。中國社會煥發出巨大的生機，它變成了一台不知疲倦的生產與消費機器，中國再次震驚了世界。樂觀情緒再一次湧來，人們覺得中國不僅是中興，而且要領導世界。

但很有可能，中國再度被「成功」擊垮了。在空氣中洋溢著自滿時，中國也正在丟掉所有令它成功的因素。它關上了對外學習的大門，以一副咄咄逼人的姿態示人；它忘記了市場經濟才是發展的動力，拼命的擴張國有企業；它忘記了自由思想、個人的創造力才是創造的源頭，它要再度控制教育、用黨化宣傳塑造年輕一代；它忘記了分散權力才

2

會帶來社會的和諧、才會激發人們的同情與自主，通過官僚機構來推動社會變革只是導向失敗；它忘記了因為資訊公開、自我批評，才塑造了改革的黃金時代，它要用「和諧」的名義扼殺不同的聲音……一場全面性的危機業已浮現。

這本小書不是「盛世危言」，也不是感慨歷史慣性的無情（儘管有時它的確如此），而是有關於我們對於世界的認知——這其中充滿了幻象和自我欺騙。在過去幾年中，中國被認定是歷史的新動力，創造了一種新的政治、經濟模式。

人類的記憶總是短暫，常常通過遺忘過去來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昔日陳腔濫調經常再次變成意義重大的啟示錄。除去晚清的歷史，我還頻繁（或許過於頻繁）的列舉了蘇聯、德國、日本、美國的例證，期望用它們來表明，中國的經驗並沒有想像的那麼獨特，它的內在困境很可能吞嚥掉表面的繁盛。在歷史中的很多時刻，我們都曾公開讚揚邪惡的力量，被規模與權力所震懾，忘記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的重要性，中國不過是

最近的一個例證。這也是這本書題目的源頭，它借自法國作家珍·法蘭可斯雷蒙（Jean-Francois Revel）同名作品，他曾用此來形容法國知識份子對於蘇聯模式的崇拜。對於此刻的中國，極權所誘惑的對象不僅是那些崇拜高經濟增長的外來者，也包括中國人自己——人們越是對生活缺乏信心，越是渴望強有力的領導人、無所不管的體制。「極權」這個詞語或許並不準確，中國已不是毛澤東時代的全面性壓制，但在本質上，這個政權從未真正改變。

它稱不上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書，由十篇左右的長文章構成。它觸及到中國形象的變化、審查制度、社會心理與一些個人的反抗者的故事。在過去的十年中，兩個中國故事在同時發生。在國際舞台上，它是一個迅速崛起的新帝國。而在國內，則是一個重新國家化的過程，社會的獨立空間、個人的獨立性、市場和技術所帶來的短暫自由，再度被國家權力所吞噬，社會的創造力和熱情，被消耗和扭曲。在很多方面，中國已變得像一頭不知饜足的怪獸——進步的信念、專制的扭曲、資本主義、工業化、資訊化，對資源的災難性掠奪，眼花繚亂的技術發明，造成了一種燥熱、貪婪、物質主義、醜陋的文化。中國歷史的漫長與複雜，令各種變化接連不斷的發生。前現代與後現代因素不分彼此的融合在一起，它帶來價值系統的錯亂，也增加我們理解中國的難度。

我的情緒也受此影響。英國詩人奧登（Wystan Hugh Auden）曾寫道：「攻擊劣書不僅浪費時間，而且對品性不利」。很遺憾，我沒有遵從詩人的教導，這本小書中充斥著對

種種劣書的攻擊，我沒能克制自己的不安與憤怒。

感謝我的朋友延賀與家軒，是他們提出了最初的建議，進行了最後的編輯。這本書的主要篇章是我在英國遊學時完成的。倘若沒有我的朋友 Solina 的慷慨支持，它必定沒可能完成。最後要感謝我的女朋友王子陶，幸虧她在三年前把西蒙·雷斯介紹給我。當然，她對我的影響不止於此……

CHAPTER 1

未來的魅力

“ 《北京共識》像極了中國社會給人的感受，龐雜、混亂、卻透著十分的自信，有候又過分滑稽、荒誕。如果你在中國生活，你會明白當官員們談論民主、自由、實事求是、創新時，他們的意思和這些辭彙的真實含義經常沒什麼關係。人們談論口號、標語和官面文章，但實際想的，做的卻是遵循另一套邏輯。所以當你看到一個外來者如此嚴肅的將《求是》上的文章、領導人的講話，翻譯成英文，以此作為證據時，你多少感覺某種奇妙和不適，就像是臭豆腐被放在西餐盤上，然後宣稱這是中國的主菜。

”

1

「他們說中國政治制度是獨裁主義，但這其實是一種新的民主。」這個大膽判斷來自約翰·奈思比(John Naisbit)，一位聞名世界的未來學家。在北京推廣他的新書《中國大趨勢》時，他對著中國的官員和老百姓說，西方對中國的理解充滿偏見，他們認為自己是民主的審判者，認為一定要通過選舉才有民主，但即使創造了「民主」的希臘人並沒有選舉，他們甚至還有奴隸，而中國正在構建一個不同於西方的體系，它是垂直式的民主，領導層發出指示，人民提出倡議，這是一種自下而上又會自上而下的機制。

我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中旬的一期《南方週末》上讀到奈思比的言論。在同一期報紙上，還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〇周年的報導，關於中國模式的探討。新聞紙上洋溢著成就、自得，和一種被遮蔽的深深困惑——中國是如何變成今日世界眼中的中國的——一個將政治專制和經濟成長如此有效的結合在一起的國家，不管多少悲觀的預言和深層矛盾，似乎都不能阻礙它變得更強大。

既有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的理論框架，早已容納不下中國的成長？中國正在創造一種全新的體系嗎？在得出肯定的結論後，奈思比甚至尋找出支持它的八大支柱——解放思

想、「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結合、規劃「森林」、讓「樹木」自由生長、摸著石頭過河、藝術與學術的萌動、融入世界、自由與公平、從奧運金牌到諾貝爾獎。

任何一個對中國進行嚴肅思考的人，多少都會震驚於奈思比對中國的熱情讚揚和這幼稚的八大支柱理論——它們就像是從一份中國政府宣傳文件上整理出來的八個口號。

中國社會狂熱的擁抱了它。《中國大趨勢》的出版不僅是一樁文化事件，也是政治事件。中宣傳部指定中國的報紙連載主要內容，高級官員出場與奈思比對話，暢談中國的過去與未來。它的廣受歡迎也不僅僅是政治因素，在很多城市，商人們、青年人們誠摯、熱烈起身歡迎他的到來，一位大學教授當場背誦了他一本舊作的冗長段落。

一代中國人都曾是奈思比的熱情讀者。二十年前，他與尼采、沙特、馬奎斯、托夫勒（Alvin Toffler，著名未來學家）、艾柯卡（Lee Iacocca，美國汽車大亨）等名字同時湧進中國，他們來自不同年代、不同領域，有著不同的主張，卻在同一時間抵達中國人的頭腦。中國正在重新發現世界與自我。在經歷了多年的封閉、壓抑和自我麻醉後，他們意識到所有自封的優越性不過是謊言。他們充滿了知識上的焦慮，也對所有外來的思想和人物，充滿了不加分析的敬畏。他們在沙特的「他人即地獄」的異化理論中尋找文革的原因；他們在艾柯卡的自傳中，發現了企業家的力量；他們通過尼采的「超人」裡，反抗集體主義對個人的壓抑……

奈思比與托夫勒的未來學，則讓人們尋找到意外的撫慰。中國身陷強烈的危機意識，

人們曾相信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卻發現自己的命運不僅比西方悲慘得多，連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這些從沒進入中國視線的國家都大獲成功。更令人尷尬的是台灣，國民黨政權丟掉了中國，卻讓台灣進入發達地區的行列。很多知識份子疑慮，中國是否要被開除球籍。

未來學家們提供了新穎的樂觀——讓我們暫時放棄對歷史和現實的憂慮吧，我們錯過了第一次與第二次浪潮，但倘若處理得當，但我們將牢牢的抓住第三次浪潮，並一躍而至浪頭。

2

「不可壓制的樂觀」，《紐約時報》曾這樣評價奈思比的特質。那是一九八二年，他剛剛出版的《大趨勢》成為轟動一時的暢銷書。

沒人懷疑這本書表現出某種預見性。「從工業社會到資訊時代」，「從民族經濟到世界經濟」，「從南方到北方」，「從等級官僚制到網路化」，這些預言都已成真。但他